第十三回　蘧駪夫求賢問業　馬純上仗義疎財

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，與他報謝恩人，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。兩公子雖係相府，不怕有意外之事，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，未免有些焦心。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「張鐵臂，他做俠客的人，斷不肯失信于我。我們卻不可做俗人。我們竟辦幾席酒，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，等他來時開了革囊，果然用藥化為水，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。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『人頭會』，有何不可？」三公子聽了，到天明，吩咐辦下酒席，把牛布衣、陳和甫、蘧公孫都請到；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。只說小飲，且不必言其所以然，直待張鐵臂來時，施行出來，好讓眾位都喫一驚。眾客到齊，彼此說些閒話。等了三四個時辰，不見來；直等到日中，還不見來。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：「這事就有些古怪了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。他革囊現在我家，斷無不來之理。」看看等到下晚，總不來了。廚下酒席已齊，只得請眾客上坐。這日天氣甚暖。兩公子心裏焦躁：「此人若竟不來，這人頭卻往何處發放？」直到天晚，革囊臭了出來。家裏太太聞見，不放心，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。二位老爺沒奈何，纔硬著膽開了革囊，一看，那裏是甚麼人頭，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！兩公子面面相覷，不則一聲，立刻叫把豬頭拿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。兩公子悄悄相商，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，仍舊出來陪客飲酒。心裏正在納悶，看門的人進來稟道：「烏程縣有個差人，持了縣裏老爺的帖，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，有話面稟。」三公子道：「這又奇了。有甚麼話說？」留四公子陪著客，自己走到廳上，傳他們進來。那差人進來磕了頭，說道：「本官老爺請安。」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。三公子叫取燭來看，見那關文上寫著：

「蕭山縣正堂吳。為地棍奸拐事：案據蘭若庵僧慧遠，具控伊徒尼僧心遠，被地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。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，自潛跡逃往貴治。為此移關，煩貴縣查點來文事理，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，擒獲解還敝縣，以便審理究治。望速！望速！」

看過，差人稟道：「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，知道這人在府內，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，所以留他。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，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，交與他帶去。休使他知覺逃走了，不好回文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在外面候著。」差人應諾出去了，在門房裏坐著。

三公子滿心慚愧，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。二位一齊來到，看了關文和本縣拿人的票子。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。楊執中道：「三先生、四先生。自古道：『蜂蠆入懷，解衣去趕。』他既弄出這樣事來，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。如今我去向他說，把他交與差人，等他自己料理去。」兩公子沒奈何。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，一五一十說了。權勿用紅著臉道：「真是真，假是假！我就同他去，怕甚麼！」兩公子走進來，不肯改常，說了些不平的話；又奉了兩杯別酒，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。兩公子送出大門，叫僕人替他拿了行李，打躬而別。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，兩公子已經進府，就把他一鏈子鎖去了。

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，覺得意興稍減，吩咐看門的：「但有生人相訪，且回他到京去了。」自此，閉門整理家務。不多幾日，蘧公孫來辭，說蘧太守有病，要回嘉興去侍疾。兩公子聽見，便同公孫去候姑丈。及到嘉興，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，看來是個不起之病。公孫傳著太守之命，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。兩公子寫信來家，打發婢子去說。魯夫人不肯。小姐明於大義，和母親說了，要去侍疾。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，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。叫兩隻大船，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。來嘉興，太守已去世了。公孫承重。魯小姐上侍孀姑，下理家政，井井有條，親戚無不稱羨。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，也回湖州去了。

公孫居喪三載。因看見兩個表叔半世豪舉，落得一場掃興，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，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。服闋之後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，已有四歲了。小姐每日拘著他在房裏講四書，讀文章。公孫也在傍指點。卻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，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，不來親近他。公孫覺得沒趣。那日打從街上走過，見一個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，上寫道：

「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。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，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。」

公孫心裏想道：「這原來是個選家。何不來拜他一拜？」急到家換了衣服，寫個「同學教弟」的帖子，來到書坊，問道：「這裏是馬先生下處？」店裏人道：「馬先生在樓上。」因喊一聲道：「馬二先生，有客來拜。」樓上應道：「來了。」於是走下樓來。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，身長八尺，形容甚偉，頭帶方巾，身穿藍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面皮深黑，不多幾根鬍子。相見作揖讓坐。馬二先生看了帖子，說道：「尊名向在詩上見過，久仰，久仰！」公孫道：「先生來操選政，乃文章山斗，小弟仰慕，晉謁已遲。」店裏捧出茶來喫了。公孫又道：「先生便是處州學？想是高補過的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小弟補廩二十四年，蒙歷任宗師的青目，共考過六七個案首，只是科場不利，不勝慚愧！」公孫道：「遇合有時，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。」說了一會，公孫告別。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，明日就來回拜。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：「馬二先生明日來拜。他是個舉業當行，要備個飯留他。」小姐欣然備下。

次早，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，寫了回帖，來到蘧府。公孫迎接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兩人神交已久，不比泛常。今蒙賜顧，寬坐一坐，小弟備個家常飯，休嫌輕慢。」馬二先生聽罷欣然。公孫問道：「尊選程墨，是那一種文章為主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文章總以理法為主，任他風氣變，理法總是不變。所以本朝洪、永是一變，成、宏又是一變，細看來，理法總是一般。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，尤不可帶詞賦氣。帶注疏氣不過失之于少文采，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。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。」公孫道：「這是做文章了；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。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，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，被那些後生們看見，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，便要壞了心術。古人說得好：『作文之心如人目。』凡人目中，塵土屑固不可有，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麼？所以小弟批文章，總是採取語類、或問上的精語。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，不肯苟且下筆，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，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，纔為有益。將來拙選告成，送來細細請教。」說著，裏面捧出飯來。果是家常餚饌：一碗燉鴨；一碗煮雞，一尾魚，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。馬二先生食量頗高，舉起箸來向公孫道：「你我知己相逢，不做客套。這魚且不必動，倒是肉好。」當下喫了四碗飯，將一大碗爛肉喫得乾乾淨淨。裏面聽見，又添出一碗來；連湯都喫完了。抬開桌子，啜茗清談。

馬二先生問道：「先生名門，又這般大才，久已該高發了，因甚困守在此？」公孫道：「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，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，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你這就差了。舉業二字，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，那時用『言揚行舉』做官；故孔子只講得個『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』，這便是孔子的舉業。講到戰國時，以遊說做官；所以孟子歷說齊梁，這便是孟子的舉業。到漢朝用『賢良方正』開科；所以公孫弘、董仲舒，舉賢良方正，這便是漢人的舉業。到唐朝用詩賦取士；他們若講孔孟的話，就沒有官做了，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，這便是唐人的舉業。到宋朝又好了，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；所以程朱就講理學，這便是宋人的舉業。到本朝用文章取士，這是極好的法則。就是夫子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，做舉業，斷不講那『言寡尤，行寡悔』的話。何也？就日日講究『言寡尤，行寡悔』，那個給你官做？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。」一席話，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。又留他喫了晚飯，結為性命之交，相別而去。自此，日日往來。

那日在文海樓，彼此會著，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，上寫著「歷科墨卷持運」，下面一行刻著「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」。蘧公孫笑著向他說道：「請教先生，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，與先生同選，以附驥尾？」馬二先生正色道：「這個是有個道理的。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。就是小弟，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，有些虛名，所以他們來請。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？只是你我兩個，只可獨站，不可合站。其中有個緣故。」蘧公孫道：「是何緣故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事不過是名利二者。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，自認做趨利。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，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，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？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，小弟這數十年虛名，豈不都是假的了？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。先生自想，也是這樣算計。」說著，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，一碗燴青菜，兩個小菜碟。馬二先生道：「這沒菜的飯，不好留先生用，奈何？」蘧公孫道：「這個何妨？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喫不慣素飯的，我這裏帶的有銀子。」忙取出一塊來，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。

兩人同喫了，公孫別去；在家裏，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。或一天遇著那小兒子書背不熟，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，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。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，極其小心。他會念詩，常拿些詩來求講。公孫也略替他講講，因心裏喜他殷勤，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，把與他盛花兒針線；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。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，竟大膽走到嘉興，把這丫頭拐了去。公孫知道，大怒，報了秀水縣，出批文拿了回來。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，央人來求公孫，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丫頭的身價，求賞與他做老婆。公孫斷然不依。差人要帶著宦成回官，少不得打一頓板子，把丫頭斷了回來；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。宦成的銀子使完，衣服都當盡了。那晚在差人家，兩口子商議，要把這個舊枕箱拿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喫。雙紅是個丫頭家，不知人事，向宦成說道：「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，想是值的銀子多。幾十個錢賣了，豈不可惜？」宦成問：「是蘧老爺的？是魯老爺的？」丫頭道：「都不是。說這官比蘧太爺的官大多著哩。我也是聽見姑爺說。這是一位王太爺，就接蘧太爺南昌的任。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，就和寧王相與。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，皇帝先把寧王殺了，又要殺這王太爺。王太爺走到浙江來，不知怎的，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。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，恐怕搜出來，就交與姑爺。姑爺放在家裏閒著，借與我盛些花，不曉的我帶了出來。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，不知是值多少錢？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？」宦成道：「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。必有別的緣故。這箱子能值幾文！」那差人一腳把門踢開，走進來罵道：「你這倒運鬼！放著這樣大財不發，還在這裏受瘟罪！」宦成道：「老爺，我有甚麼財發？」差人道：「你這癡孩子，我要傳授了，便宜你的狠哩！老婆白白送你，還可以發得幾百銀子財！你須要大大的請我，將來銀子同我平分，我纔和你說。」宦成道：「只要有銀子。平分是罷了，請是請不起的；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爺。」差人道：「賣箱子？還了得！就沒戲唱了！你沒有錢我借錢給你。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，從明日起，要用同我商量。我替你設法了來，總要加倍還我。」又道：「我竟在裏面扣除，怕你拗到那裏去！」差人即時拿出二百文，買酒買肉，同宦成兩口子喫，算是借與宦成的，記一筆帳在那裏。喫著，宦成問道：「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？」差人道：「今日且喫酒，明日再說。」當夜猜三划五，喫了半夜，把二百文都喫完了。

宦成這奴才喫了個盡醉，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。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，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，告訴他如此這般：「事還是竟弄破了好，還是『開弓不放箭』，大家弄幾個錢有益？」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：「這個事都講破！破了還有個大風？如今只是悶著同他講，不怕他不拿出錢來！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！利害也不曉得！遇著這樣事還要講破！破你娘的頭！」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，慌跑回來。見宦成還不曾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快活！這一會像兩個狗戀著！快起來和你說話！」宦成慌忙起來，出了房門。差人道：「和你到外邊去說話。」兩人拉著手，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。差人道：「你這獃孩子，只曉得喫酒喫飯，要同女人睡覺！放著這樣一主大財不會發，豈不是『如入寶山空手回』？」宦成道：「老爹指教便是。」差人道：「我指點你，你卻不要『過了廟不下雨』。」說著，一個人在門首過，叫了差人一聲「老爹」，走過去了。差人見那人出神，叫宦成坐著，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。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：「白白給他打了一頓，卻是沒有傷，喊不得冤。待要自己做出傷來，官府又會驗的出。」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，兇神的走上去把頭一打，打了一個大洞，那鮮血直流出來。那人嚇了一跳，問差人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差人道：「你方纔說沒有傷，這不是傷麼？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！不怕老爺會驗！還不快去喊冤哩！」那人到著實感激，謝了他，把那血用手一抹，塗成一個血臉，往縣前喊冤去了。

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，聽見這些話，又學了一個乖。差人回來坐下，說道：「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，枕箱是那王太爺的。王太爺降了寧王，又逃走了，是個欽犯，這箱子便是個欽贓。他家裏交結欽犯，藏著欽贓，若還首出來，就是殺頭充軍的罪，他還敢怎樣你！」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，如夢方醒，說道：「老爹，我而今就寫呈去首。」差人道：「獃兄弟，這又沒主意了。你首了，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，與你也無益，弄不著他一個錢。況你又同他無仇。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，嚇出幾百兩銀子來，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，不要身價，這事就罷了。」宦成道：「多謝老爹費心。如今只求老爹替我作主。」差人道：「你且莫慌。」當下還了茶錢，同走出來。差人囑付道：「這話到家，在丫頭跟前，不可露出一字。」宦成應諾了。從此，差人借了銀子，宦成大酒大肉，且落得快活。

蘧公孫催著回官，差人只騰挪著混他，今日就說明日，明日就說後日，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。公孫急了，要寫呈子告差人。差人向宦成道：「這事卻要動手了！」因問：「蘧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？」宦成道：「這卻不知道。」回去問丫頭。丫頭道：「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，這裏卻不曾見。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。」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。差人道：「這就容易了。」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，帶在身邊，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問去。問到文海樓，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話。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，不知何事，只得邀他上樓坐下。差人道：「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兒相與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是我極好的弟兄。頭翁，你問他怎的？」差人兩邊一望道：「這裏沒有外人麼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沒有。」把座子移近跟前，拿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，道：「他家竟有這件事。我們公門裏好修行，所以通個信給他，早為料理，怎肯壞這個良心？」馬二先生看完，面如土色，又問了備細，向差人道：「這事斷斷破不得。既承頭翁好心，千萬將呈子捺下。他卻不在家，到墳上修理去了，等他來時商議。」差人道：「他今日就要遞。這是犯關節的事，誰人敢捺？」馬二先生慌了道：「這個如何了得！」差人道：「先生，你一個『子曰行』的人，怎這樣沒主意？自古『錢到公事辦，火到豬頭爛』。只要破些銀子，把這枕箱買了回來，這事便罷了。」馬二先生拍手道：「好主意！」當下鎖了樓門，同差人到酒店裏，馬二先生

做東，大盤大碗請差人喫著，商議此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通部大邑，來了幾位選家；僻壤窮鄉，出了一尊名士。

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蘧公孫書坊送良友　馬秀才山洞遇神仙

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蘧公孫贖枕箱。差人道：「這奴才手裏拿著一張首呈，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。銀子少了，他怎肯就把這欽贓放出來？極少也要三二百銀子。還要我去拿話嚇他：『這事弄破了，一來，與你無益；二來，欽案官司，過司由院，一路衙門，你都要跟著走。你自己算計，可有這些閒錢陪著打這樣的惡官司？』是這樣嚇他。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，這事纔得了。我是一片本心，特地來報信。我也只願得無事，落得『河水不洗船』；但做事也要『打蛇打七寸』纔妙。你先生請上裁。」馬二先生搖頭道：「二三百兩是不能。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，是我替他設法，就是他在家裏，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，而今也家道中落，那裏一時拿的許多銀子出來？」差人道：「既然沒有銀子，他本人又不見面，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，把呈子丟還他，隨他去鬧罷了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你同他是個淡交，我同他是深交，眼睜睜看他有事，不能替他掩下來，這就不成個朋友了。但是要做的來。」差人道：「可又來！你要做的來，我也要做的來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頭翁，我和你從長商議，實不相瞞，在此選書，東家包我幾個月，有幾兩銀子束修，我還要留著些用。他這一件事，勞你去和宦成說，我這裏將就墊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，他也只當是拾到的，解了這個冤家罷。」差人惱了道：「這個正合著古語，『瞞天討價，就地還錢！』我說二三百銀子，你就說二三十兩！『戴著斗笠親嘴，差著一帽子』！怪不得人說你們『詩云子曰』的人難講話！這樣看來，你好像『老鼠尾巴上害癤子，出膿也不多』！倒是我多事，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！」說罷，站起身來謝了擾，辭別就往外走。馬二先生拉住道：「請坐再說。急怎的？我方纔這些話，你道我不出本心麼？他其實不在家，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，把他藏起，和你講價錢。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，彼此是知道的。蘧公孫是甚麼慷慨腳色，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，幾時還我。只是由著他弄出事來，後日懊悔遲了。總之，這件事，我也是個傍人，你也是個傍人。我如今認些晦氣，你也要極力幫些，一個出力，一個出錢，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。若是我兩人先參差著，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。」差人道：「馬老先生，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，是他出，你們原是『氈襪裹腳靴』。但須要我效勞的來。老實一句，『打開板壁講亮話』，這事一些半些，幾十兩銀子的話，橫豎做不來，沒有三百，也要二百兩銀子，纔有商議。我又不要你十兩五兩，沒來由把難題目把你做怎的？」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，心裏著急道：「頭翁，我的束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，這些時用掉了幾兩，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。擠的乾乾淨淨，抖了包，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，一釐也不得多。你若不信，我同你到下處去拿與你看。此外行李箱子內，聽憑你搜。若搜出一錢銀子來，你把我不當人。就是這個意思，你替我維持去。如斷然不能，我也就沒法了，他也只好怨他的命。」差人道：「先生，像你這樣血心為朋友，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？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，豈可人不留個相與？只是這行瘟的奴才頭高，不知可說的下去？」又想一想道：「我還有個主意，又合著古語說：『秀才人情紙半張。』現今丫頭已是他拐到手了，又有這些事，料想要不回來，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，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。合著你這九十多，不將有二百之數？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，卻塞得住這小廝的嘴。這個計較何如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要你做的來。這一張紙何難？我就可以做主。」

當下說定了，店裏會了帳，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著。差人假作去會宦成，去了半日，回到文海樓。馬二先生接到樓上。差人道：「為這件事，不知費了多少唇舌！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，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，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。落後我急了，要帶他回官，說：『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，回過老爺，把你納在監裏，看你到那裏去出首！』他纔慌了，依著我說。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，現放在樓下店裏。先生快寫起婚書來，把銀子兌清，我再打一個稟帖，銷了案，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，免得又生出枝葉來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你這賺法甚好。婚書已經寫下了。」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。差人打開看，足足九十二兩，把箱子拿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；拿著婚書、銀子，去了。回到家中，把婚書藏起，另外開了一篇細帳，借貸喫用，衙門使費，共開出七十多兩，只剩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。宦成嫌少，被他一頓罵道：「你奸拐了人家使女，犯著官法，若不是我替你遮蓋，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！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一個老婆，又騙了許多銀子，不討你一聲知感，反問我找銀子！來！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，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，丫頭便傳蘧家領去，叫你喫不了的苦，兜著走！」宦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，忙收了銀子，千恩萬謝，領著雙紅，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。

蘧公孫從墳上回來，正要去問差人，催著回官，只見馬二先生來候，請在書房坐下，問了些墳上的事務，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。蘧公孫初時還含糊。馬二先生道：「長兄，你這事還要瞞我麼？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。」公孫聽見枕箱，臉便飛紅了。馬二先生遂把差人怎樣來說，我怎樣商議，後來怎樣怎樣，「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，纔買回這個東西來，而今幸得平安無事。就是我這一項銀子，也是為朋友上一時激于意氣，難道就要你還？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。明日叫人到我那裏把箱子拿來，或是劈開了，或是竟燒化了，不可再留著惹事。」公孫聽罷，大驚，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，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，倒身拜了四拜。請他坐在書房裏，自走進去，如此這般，把方纔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，又道：「像這樣的纔是斯文骨肉朋友，有意氣！有肝膽！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，也不枉了！像我婁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，一個個出乖露醜，若聽見這樣話，豈不羞死！」魯小姐也著實感激，備飯留馬二先生喫過，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。

次日，馬二先生來辭別，要往杭州。公孫道：「長兄先生，纔得相聚，為甚麼便要去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我原在杭州選書。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，今已選完，在此就沒事了。」公孫道：「選書已完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著，早晚請教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。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著我選考卷，還有些未了的事，沒奈何，只得要去。倒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。那西湖山光水色，頗可以添文思。」公孫不能相強，要留他辦酒席餞行。馬二先生道：「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。」說罷，去了。公孫送了出來。到次日，公孫封了二兩銀子，備了些薰肉小菜，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。馬二先生上船，一直來到斷河頭，問文瀚樓的書坊，──乃是文海樓一家──到那裏去住。住了幾日，沒有甚麼文章選，腰裏帶了幾個錢，要到西湖上走走。

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！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，天竺的清雅。只這出了錢塘門，過聖因寺，上了蘇堤，中間是金沙港，轉過去就望見雷峰塔，到了淨慈寺，有十多里路，真乃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。一處是金粉樓臺，一處是竹籬茅舍；一處是桃柳爭妍，一處是桑麻遍野。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，賣茶的紅炭滿爐，士女遊人，絡繹不絕，真不數『三十六家花酒店，七十二座管絃樓』。

馬二先生獨自一個，帶了幾個錢，步出錢塘門，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，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。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，都梳著挑鬢頭，也有穿藍的，也有穿青綠衣裳的，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紬單裙子；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，都是一個大團白臉，兩個大高顴骨；也有許多疤、麻、疥、癩的。一頓飯時，就來了有五六船。那些女人後面都跟著自己的漢子，掮著一

把傘，手裏拿著一個衣包，上了岸，散往各廟裏去了。馬二先生看了一遍，不在意裏，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。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，掛著透肥的羊肉，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、海參、糟鴨、鮮魚，鍋裏煮著餛飩，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。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，喉嚨裏嚥唾沫，只得走進一個麵店，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。肚裏不飽，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，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，到覺得有些滋味。喫完了出來，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著兩隻船。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：一個脫去元色外套，換了一件水田披風；一個脫去天青外套，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；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，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。那些跟從的女客，十幾個人，也都換了衣裳。這三位女客，一位跟前一個丫鬟，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著日頭，緩步上岸。那頭上珍珠的白光，直射多遠，裙上環珮，叮叮噹噹的響。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，不曾仰視。往前走過了六橋，轉個灣，便像些村鄉地方，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，中間走了一二里多路，走也走不清，甚是可厭。馬二先生欲待回家，遇著一走路的，問道：「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？」那人道：「轉過去便是淨慈、雷峰，怎麼不好頑？」馬二先生又往前走。走到半里路，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間，隔著一道板橋。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，門口也是個茶室，喫了一碗茶。裏面的門鎖著。馬二先生要進去看，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，開了門，放進去。裏面是三間大樓。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。馬二先生嚇了一跳，慌忙整一整頭巾，理一理寶藍直裰，在靴桶內拿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，恭恭敬敬，朝著樓上揚塵舞蹈，拜了五拜。拜畢起來，定一定神，照舊在茶桌子上坐下。傍邊有個花園，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，不好進去。那廚房卻在外面。那熱湯湯的燕窩、海參，一碗碗在跟前捧過去。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。出來過了雷峰，遠遠望見高高下下，許多房子，蓋著琉璃瓦，曲曲折折，無數的朱紅欄杆。馬二先生走到跟前，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，一個直匾，金字，上寫著：「勅賜淨慈禪寺」。山門傍邊一個小門。馬二先生走了進去，一個大寬展的院落，地下都是水磨的磚。纔進二道山門，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。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，成群逐隊，裏裏外外，來往不絕，都穿的是錦繡衣服。風吹起來，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。馬二先生身子又長，戴一頂高方巾，一幅烏黑的臉，捵著個肚子，穿著一雙厚底破靴，橫著身子亂跑，只管在人窩子裏撞。女人也不看他，他也不看女人。前前後後跑了一交，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。上面一個橫匾，金書「南屏」兩字。喫了一碗茶。櫃上擺著許多碟子：橘餅、芝蘇糖、粽子、燒餅、處片、黑棗、煮栗子。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，不論好歹，喫了一飽。馬二先生也倦了，直著腳，跑進清波門。到了下處，關門睡了。因為走多了路，在下處睡了一天。

第三日起來，要到城隍山走走。城隍山就是吳山，就在城中。馬二先生走不多遠，已到了山腳下。望著幾十層階級，走了上去，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。馬二先生一氣走上，不覺氣喘。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，喫了一碗。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。馬二先生作了個揖，逐細的把匾聯看了一遍。又走上去，就像沒有路的一般，左邊一個門，門上釘著一個匾，匾上「片石居」三個字，裏面也想是個花園，有些樓閣。馬二先生步了進去，看見窗櫺關著。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，見幾個人圍著一張桌子，擺著一座香爐，眾人圍著，像是請仙的意思。馬二先生想道：「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，我也進去問一問。」站了一會，望見那人磕頭起來。傍邊人道：「請了一個才女來了。」馬二先生聽了暗笑。又一會，一個問道：「可是李清照？」又一個問道：「可是蘇若蘭？」又一個拍手道：「原來是朱淑貞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些甚麼人？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，我不如去罷。」又轉過兩個灣，上了幾層階級，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。左邊靠著山，一路有幾個廟宇。右邊一路，一間一間的房子，都有兩進。屋後一進，窗子大開著，空空闊闊，一眼隱隱望得見錢塘江。那房子：也有賣酒的，也有賣耍貨的，也有賣餃兒的，也有賣麵的，也有賣茶的，也有測字算命的。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。這一條街，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，十分熱鬧。

馬二先生正走著，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。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，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。看見有賣的蓑衣餅，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喫了，略覺有些意思。走上去，一個大廟，甚是巍峨，便是城隍廟。他便一直走進去，瞻仰了一番。過了城隍廟，又是一個灣，又是一條小街。街上酒樓、麵店都有，還有幾個簇新的書店。店裏帖著報單，上寫：

「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『三科程墨持運』於此發賣。」

馬二先生見了歡喜，走進書店坐坐，取過一本來看，問個價錢，又問：「這書可還行？」書店人道：「墨卷只行得一時，那裏比得古書。」馬二先生起身出來，因略歇了一歇腳，就又往上走。過這一條街，上面無房子了，是極高的個山岡。一步步去走到山岡上，左邊望著錢塘江，明明白白。那日江上無風，水平如鏡。過江的船，船上有轎子，都看得明白。再走上些，右邊又看得見西湖。雷峰一帶、湖心亭都望見。那西湖裏打魚船，一個一個，如小鴨子浮在水面。馬二先生心曠神怡，只管走了上去，又看見一個大廟門擺著茶桌子賣茶。馬二先生兩腳酸了，且坐喫茶。喫著，兩邊一望，一邊是江，一邊是湖，又有那山色一轉圍著，又遙見隔江的山，高高低低，忽隱忽現。馬二先生歎道：「真乃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！」喫了兩碗茶，肚裏正餓，思量要回去路上喫飯。恰好一個鄉裏人捧著許多湯麵薄餅來賣，又一籃子煮熟的牛肉。馬二先生大喜，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，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喫。喫得飽了，自思趁著飽再上去。

走上一箭多路，只見左邊一條小徑，莽榛蔓草，兩邊擁塞。馬二先生照著這條路走去，見那玲瓏怪石，千奇萬狀。鑽進一個石罅，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，馬二先生也不看他。過了一個小石橋，照著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，又是一座大廟。又有一座石橋，甚不好走。馬二先生攀藤附葛，走過橋去，見是個小小的祠宇，上有匾額，寫著：「丁仙之祠」。馬二先生走進去，見中間塑一個仙人，左邊一個仙鶴，右邊豎著一座二十個字的碑。馬二先生見有籤筒，思量：「我困在此處，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？」正要上前展拜，只聽得背後一人道：「若要發財，何不問我？」馬二先生回頭一看，見祠門口立著一個人，身長八尺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繭紬直裰，左手自理著腰裏絲縧，右手拄著龍頭拐杖，一部大白鬚，直垂過臍，飄飄有神仙之表。只因遇著這個人，有分教：慷慨仗義，銀錢去而復來；廣結交遊，人物久而愈盛。

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　葬神仙馬秀才送喪　思父母匡童生盡孝

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，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。馬二先生回頭一看，那人像個神仙，慌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學生不知先生到此，有失迎接。但與先生素昧平生，何以便知學生姓馬？」那人道：「天下何人不識君？先生既遇著老夫，不必求籤了，且同到敝寓談談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尊寓在那裏？」那人指道：「就在此處，不遠。」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，走出丁仙祠，卻是一條平坦大路，一塊石頭也沒有。未及一刻功夫，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。馬二先生心裏疑惑：「原來有這近路！我方纔走錯了。」又疑惑：「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知。」來到廟門口，那人道：「這便是敝寓，請進去坐。」

那知這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，又有花園。園裏有五間大樓。四面窗子望江望湖。那人就住在這樓上，邀馬二先生上樓，施禮坐下。那人四個長隨，齊齊整整，都穿著紬緞衣服，每人腳下一雙新靴，上來小心獻茶。那人吩咐備飯，一齊應諾下去了。馬二先生舉眼一看，樓中間掛著一張匹紙，上寫冰盤大的二十八個大字，一首絕句詩道：

「南渡年來此地遊，而今不比舊風流。湖光山色渾無賴，揮手清吟過十洲。」

後面一行寫「天台洪憨仙題」。馬二先生看過綱鑑，知道「南渡」是宋高宗的事，屈指一算，已是三百多年，而今還在，一定是個神仙無疑。因問道：「這佳作是老先生的？」那仙人道：「憨仙便是賤號。偶爾遣興之作，頗不足觀。先生若愛看詩句，前時在此，有同撫臺、藩臺及諸位當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，取來請教。」便拿出一個手卷來。馬二先生放開一看，都是各當事的親筆，一遞一首，都是七言律詩，詠的西湖上的景，圖書新鮮，著實贊了一回，收遞過去。捧上飯來，一大盤稀爛的羊肉，一盤糟鴨，一大碗火腿蝦圓雜膾，又是一碗清湯。雖是便飯，卻也這般熱鬧。馬二先生腹中尚飽，不好辜負了仙人的意思，又儘力的喫了一餐。撤下傢伙去。

洪憨仙道：「先生久享大名，書坊敦請不歇，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不瞞老先生說，晚學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，送了幾十金，卻為一個朋友的事墊用去了。如今來到此處，雖住在書坊裏，卻沒有甚麼文章選。寓處盤費已盡，心裏納悶，出來閒走走。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，問問可有發財機會。誰想遇著老先生，已經說破晚生心事，這籤也不必求了。」洪憨仙道：「發財也不難；但大財須緩一步。自今權且發個小財，好麼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只要發財，那論大小！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？」洪憨仙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。你拿到下處去試一試，如果有效驗，再來問我取討；如不相干，別作商議。」因走進房內，床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，裏面有幾塊黑煤，遞與馬二先生道：「你將這東西拿到下處，燒起一爐火來，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，看成些甚麼東西，再來和我說。」

馬二先生接著，別了憨仙，回到下處。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，把罐子頓上。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，取罐傾了出來，竟是一錠細絲紋銀。馬二先生喜出望外，一連傾了六七罐，倒出六七錠大紋銀。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，當夜睡了。次日清早，上街到錢店裏去看，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，隨即換了幾千錢，拿回下處來。馬二先生把錢收了，趕到洪憨仙下處來謝。憨仙已迎出門來道：「昨晚之事如何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果是仙家妙用！」如此這般，告訴憨仙傾出多少紋銀。憨仙道：「早哩，我這裏還有些，先生再拿去試試。」又取出一個包子來，比前有三四倍，送與馬二先生。又留著喫過飯。別了回來。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，每日燒爐，傾銀子，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，上戥子一秤，足有八九十兩重。馬二先生歡喜無限，一包一包收在那裏。

一日，憨仙來請說話。馬二先生走來。憨仙道：「先生，你是處州，我是台州，相近原要算桑里。今日有個客來拜我，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兄。將來自有一番交際，斷不可誤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請問這位尊客是誰？」憨仙道：「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，名縝，字密之。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，這位公子卻有錢癖，思量多多益善，要學我這『燒銀』之法；眼下可以拿出萬金來，以為爐火藥物之費。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。先生大名，他是知道的；況在書坊操選，是有蹤跡可尋的人，他更可以放心。如今相會過，訂了此事，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，成了『銀母』，凡一切銅錫之物，點著即成黃金，豈止數十百萬。我是用他不著，那時告別還山。先生得這『銀母』，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。」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，有甚麼不信，坐在下處，等了胡三公子來。三公子同憨仙施禮，便請問馬二先生：「貴鄉貴姓？」憨仙道：「這是舍弟。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墨程的便是。」胡三公子改容相接，施禮坐下。三公子舉眼一看，見憨仙人物軒昂，行李華麗，四個長隨輪流獻茶，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，歡喜放心之極，坐了一會，去了。

次日，憨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。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選的墨卷。三公子留著談了半日，回到下處。頃刻，胡家管家來下請帖，兩副：一副寫洪太爺，一副寫馬老爺。帖子上是：「明日湖亭一卮小集，候教！胡縝拜訂。」持帖人說道：「家老爺拜上太爺，席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，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。」憨仙收下帖子。次日，兩人坐轎來到花港，園門大開，胡三公子先在那裏等候。兩席酒，一本戲，喫了一日。馬二先生坐在席上，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著別人喫酒席，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。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，馬二先生用了一飽。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，央馬二先生居間，然後打掃家裏花園，以為丹室；先兌出一萬銀子，託憨仙修製藥物，請到丹室內住下。三人說定，到晚席散，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瀚樓。

一連四天，不見憨仙有人來請，便走去看他。一進了門，見那幾個長隨不勝慌張。問其所以，憨仙病倒了，症候甚重，醫生說脈息不好，已是不肯下藥。馬二先生大驚，急上樓進房內去看，已是淹淹一息，頭也抬不起來。馬二先生心好，就在這裏相伴，晚間也不回去。挨過兩日多，那憨仙壽數已盡，斷氣身亡。那四個人慌了手腳，寓處擄一擄，只得四五件紬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，其餘一無所有，幾個箱子都是空的。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，是一個兒子，兩個姪兒，一個女婿。這時都說出來。馬二先生聽在肚裏，替他著急。此時棺材也不夠買。馬二先生有良心，趕著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與他們料理。兒子守著哭泣，姪子上街買棺材，女婿無事，同馬二先生到間壁茶館裏談談。馬二先生道：「你令岳是個活神仙，今年活了三百多歲，怎麼忽然又死起來？」女婿道：「笑話！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，那裏有甚麼三百歲！想著他老人家，也就是個不守本分，慣弄玄虛。尋了錢又混用掉了，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。不瞞老先生說，我們都是買賣人，丟著生意，同他做這虛頭事。他而今直腳去了，累我們討飯回鄉，那裏說起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他老人家床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『黑煤』，燒起爐來，一傾就是紋銀。」女婿道：「那裏是甚麼『黑煤』！那就是銀子，用煤煤黑了的！一下了爐，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。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

的。用完了那些，就沒的用了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還有一說：他若不是神仙，怎的在丁仙祠初見我的時候，並不曾認得我，就知我姓馬？」女婿道：「你又差了。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來，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，書店問你尊姓，你說，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，他聽了知道的。世間那裏來的神仙！」馬二先生恍然大悟：「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！幸得胡家時運高，不得上算。」又想道：「他虧負了我甚麼？我到底該感激他。」當下回來，候著他裝殮，算還廟裏房錢，叫腳子抬到清波門外厝著。馬二先生備個牲醴紙錢，送到厝所，看著用磚砌好了。剩的銀子，那四個人做盤程，謝別去了。

馬二先生送殯回來，依舊到城隍山喫茶。忽見茶室傍邊添了一張小桌子，一個少年坐著拆字。那少年雖則瘦小，卻還有些精神。卻又古怪，面前擺著字盤筆硯，手裏卻拿著一本書看。馬二先生心裏詫異，假作要拆字，走近前一看，原來就是他新選的「三科程墨持運。」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凳上坐下。那少年丟下文章，問道：「是要拆字的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我走倒了，借此坐坐。」那少年道：「請坐，我去取茶來。」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，送在馬二先生跟前，陪著坐下。馬二先生見他乖覺，問道：「長兄，你貴姓？可就是這本城人？」那少年又看見他戴著方巾，知道是學裏朋友，便道：「晚生姓匡，不是本城人。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。」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，身穿一件單布衣服，甚是藍縷，因說道：「長兄，你離家數百里，來省做這件道路？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，連餬口也不足。你今年多少尊庚？家下可有父母妻子？我看你這般勤學，想也是個讀書人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晚生今年二十二歲，還不曾娶過妻子。家裏父母俱存。自小也上過幾年學。因是家寒無力，讀不成了。去年跟著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，在柴行裏記帳。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，不得回家，我就流落在此。前日一個家鄉人來，說我父親在家有病，于今不知個存亡，是這般苦楚。」說著，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。馬二先生著實惻然，說道：「你且不要傷心。你尊諱尊字是甚麼？」那少年收淚道：「晚生叫匡迥，號超人。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不必問。你方纔看的文章，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。」匡超人聽了這話，慌忙作揖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晚生真乃有眼不識泰山！」馬二先生忙還了禮，說道：「快不要如此。我和你萍水相逢，斯文骨肉。這拆字到晚也有限了，長兄何不收了，同我到下處談談！」匡超人道：「這個最好。先生請坐，等我把東西收了。」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，做一包背著，同桌凳寄在對門廟裏，跟馬二先生到文瀚樓。

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開了房門坐下。馬二先生問道：「長兄，你此時心裏可還想著讀書上進？還想著家去看看尊公麼？」匡超人見問這話，又落下淚來道：「先生，我現今衣食缺少，還拿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？這是不能的了。只是父親在家患病，我為人子的，不能回去奉侍，禽獸也不如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，不如早尋一個死處！」馬二先生勸道：「快不要如此。只你一點孝思，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。你且坐下，我收拾飯與你喫。」當下留他喫了晚飯，又問道：「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，須得多少盤程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先生，我那裏還講多少？只這幾天水路搭船，到了旱路上，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？背了行李走，就是飯食少兩餐，也罷。我只要到父親跟前，死也瞑目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也使得。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，慢慢商量。」到晚，馬二先生又問道：「你當時讀過幾年書？文章可曾成過篇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成過篇的。」馬二先生笑著向他說：「我如今大膽出個題目，你做一篇，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。這個使得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正要請教先生，只是不通，先生休笑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說那裏話？我出一題，你明日做。」說罷，出了題，送他在那邊睡。次日，馬二先生纔起來；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，送了過來。馬二先生喜道：「又勤學，又敏捷，可敬！可敬！」把那文章看了一遍，道：「文章才氣是有，只是理法欠些。」將文章按在桌上，拿筆點著，從頭至尾，講了許多虛實反正，吞吐含蓄之法與他。他作揖謝了要去。馬二先生道：「休慌。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，我送你盤費回去。」匡超人道：「若蒙資助，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不然，你這一到家，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，纔得有功夫讀書。我這裏竟拿十兩銀子與你。你回去做些生意，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。」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，又尋了一件舊棉襖，一雙鞋，都遞與他，道：「這銀子，你拿家去；這鞋和衣服，恐怕路上冷，早晚穿穿。」匡超人接了衣裳、銀子，兩淚交流道：「蒙先生這般相愛，我匡迥何以為報！意欲拜為盟兄，將來諸事還要照顧。只是大膽，不知長兄可肯容納？」

馬二先生大喜，當下受了他兩拜，又同他拜了兩拜，結為兄弟。留他在樓上，收拾菜蔬，替他餞行。喫著，向他說道：「賢弟，你聽我說。你如今回去，奉事父母，總以文章舉業為主。人生世上，除了這事，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。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，就是教館、作幕，都不是個了局。只是有本事進了學，中了舉人、進士，即刻就榮宗耀祖。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『顯親揚名』，纔是大孝，自身也不得受苦。古語道得好：『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』而今甚麼是書？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。賢弟，你回去奉養父母，總以做舉業為主。就是生意不好，奉養不周，也不必介意，總以做文章為主。那害病的父親，睡在床上，沒有東西喫，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，他心花開了，分明難過也好過，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。這便是曾子的『養志』。假如時運不好，終身不得中舉，一個廩生是掙的來的。到後來，做任教官，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。我是百無一能，年紀又大了。賢弟，你少年英敏，可細聽愚兄之言，圖個日後宦途相見。」說罷，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撿了幾部文章，塞在他棉襖裏捲著，說道：「這都是好的，你拿去讀下。」匡超人依依不捨，又急於要家去看父親，只得洒淚告辭。馬二先生攜著手，同他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，又送他出清波門，一直送到江船上。看著上了船，馬二先生辭別，進城去了。

匡超人過了錢塘江，要搭溫州的船。看見一隻船正走著，他就問：「可帶人？」船家道：「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，不帶人的。」匡超人背著行李正待走，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：「駕長，單身客人，帶著也罷了，添著你買酒喫。」船家道：「既然老爹吩咐，客人你上來罷。」把船撐到岸邊，讓他下了船。匡超人放下行李，向老爹作了揖，看見艙裏三個人：中間鄭老爹坐著，他兒子坐在旁邊，這邊坐著一外府的客人。鄭老爹還了禮，叫他坐下。匡超人為人乖巧，在船上不拿強拿，不動強動，一口一聲，只叫「老爹」。那鄭老爹甚是歡喜，有飯叫他同喫。飯後行船無事，鄭老爹說起：「而今人情澆薄，讀書的人，都不孝父母。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。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，在家打吵，吵的父親急了，出首到官。他兩弟兄在府、縣都用了錢，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，把這事銷了案。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，詳了我們大人衙門，大人准了，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干人犯去。」那客人道：「這一提了來審實，府、縣的老爺不都有礙？」鄭老爹道：「審出真情，一總都是要參的！」匡超人聽見這話，自心裏歎息：「有錢的不孝父母，像我這窮人，要孝父母又不能，真乃不平之事！」過了兩日，上岸起旱，謝了鄭老爹。鄭老爹飯錢一個也不問他要。他又謝了。一路曉行夜宿，來到自己村莊，望見家門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敦倫修行，終受當事之知；實至名歸，反作終身之玷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　大柳莊孝子事親　樂清縣賢宰愛士

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，心裏歡喜，兩步做一步，急急走來敲門。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，開門迎了出來。看見道：「小二！你回來了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娘！我回來了！」放下行李，整一整衣服，替娘作揖磕頭。他娘捏一捏他身上，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，方纔放下，向他說道：「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，這一年多，我的肉身時刻不安！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，我哭醒來。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。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，指與我看，我替你拿手拈，總拈不掉。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著我哭，把我也哭醒了。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，說做了官。我笑著說：『我一個莊農人家，那有官做？』傍一個人道：『這官不是你兒子，你兒子卻也做了官，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。』我又哭起來說：『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，這官就不做他也罷！』就把這句話哭著，吆喝醒了；把你爺也嚇醒了。你爹問我，我一五一十把這夢告訴你爹，你爹說我心想癡了。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，半邊身子動不得，而今睡在房裏。」

外邊說著話，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，登時那病就輕鬆些，覺得有些精神。匡超人走到跟前，叫一聲「爹！兒子回來了！」上前磕了頭。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，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，說道：「自你去後，你三房裏叔子就想著我這個屋。我心裏算計，也要賣給他，除另尋屋，再剩幾兩房價，等你回來，做個小本生意。傍人向我說：『你這屋是他屋邊屋，他謀買你的，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。』那知他有錢的人，只想便宜，豈但不肯多出錢，照時值估價，還要少幾兩！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，要殺我的巧。我賭氣不賣給他，他就下一個毒，串出上手業主拿原價來贖我的。業主，你曉得的，還是我的叔輩。他倚恃尊長，開口就說：『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。』我說：『就是賣不斷，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。』他一個錢不認，只要原價回贖。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，他竟把我打起來。族間這些有錢的，受了三房裏囑託，都偏為著他，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。你哥又沒中用，說了幾句『道三不著兩』的話。我著了這口氣，回來就病倒了！自從我病倒，日用益發艱難。你哥聽著人說，受了原價，寫過吐退與他。那銀子零星收來，都花費了。你哥看見不是事，同你嫂子商量，而今和我分了另喫。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，自掙自喫，也只得由他。他而今每早挑著擔子在各處趕集，尋的錢，兩口子還養不來。我又睡在這裏，終日只有出的氣，沒有進的氣。間壁又要房子翻蓋，不顧死活，三五天一回人來催，口裏不知多少閒話。你又去得不知下落。你娘想著，一場兩場的哭！」匡超人道：「爹，這些事都不要焦心，且靜靜的養好了病。我在杭州，虧遇著一個先生，他送了我十兩銀子。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，尋些柴米過日子。三房裏來催，怕怎的！等我回他。」

母親走進來叫他喫飯，他跟了走進廚房，替嫂子作揖。嫂子倒茶與他喫。喫罷，又喫了飯；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著，晚上與太公喫。買了回來，恰好他哥子挑著擔子進門。他向哥作揖下跪，哥扶住了他，同坐在堂屋，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。他哥子愁著眉道：「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，說的話，『道三不著兩』的。現今人家催房子，挨著總不肯出，帶累我受氣。他疼的是你，你來家早晚說著他些。」說罷，把擔子挑到房裏去。匡超人等菜爛了，和飯拿到父親面前，扶起來坐著。太公因兒子回家，心裏歡喜；又有些葷菜，當晚那菜和飯也喫了許多。剩下的，請了母親同哥進來，在太公面前，放桌子喫了晚飯。太公看著歡喜，直坐到更把天氣，纔扶了睡下。匡超人將被單拿來在太公腳跟頭睡。次日清早起來，拿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，養在圈裏，又買了斗把豆子。先把豬肩出一個來殺了，盪洗乾淨，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；又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，也都賣了錢，拿來放在太公床底下，就在太公跟前坐著。見太公煩悶；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，以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，又聽得各處的笑話，曲曲折折，細說與太公聽。太公聽了也笑。太公過了一會，向他道：「我要出恭，快喊你娘進來。」母親忙走進來，正要替太公墊布。匡超人道：「爹要出恭，不要這樣出了。像這布墊在被窩裏，出的也不自在。況每日要洗這布，娘也怕薰的慌，不要薰傷了胃氣。」太公道：「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，這也是沒奈何！」匡超人道：「不要站起來。我有道理。」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，盛上一瓦盆的灰，拿進去放在床面前；就端了一條板凳，放在瓦盆外邊，自己扒上床，把太公扶了橫過來，兩隻腳放在板凳上，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。他自己鑽在中間，雙膝跪下，把太公兩條腿捧著肩上，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，自在出過恭；把太公兩腿扶上床，仍舊直過來。又出的暢快，被窩裏又沒有臭氣。他把板凳端開，瓦盆拿出去倒了，依舊進來坐著。

到晚，又扶太公坐起來喫了晚飯。坐一會，伏侍太公睡下，蓋好了被，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盞，裝滿了油，坐在太公傍邊，拿出文章來念。太公睡不著，夜裏要吐痰、喫茶，一直到四更鼓，他就讀到四更鼓。太公叫一聲，就在跟前。太公夜裏要出恭，從前沒人服侍，就要忍到天亮；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，夜裏要出就出。晚飯也放心多喫幾口。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，只睡一個更頭，便要起來殺豬，磨豆腐。

過了四五日，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，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著；又買了一壺酒，要替兄弟接風，說道：「這事不必告訴老爹罷。」匡超人不肯，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；剩下的，兄弟兩人在堂裏喫著。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，匡超人丟下酒，向阿叔作揖下跪。阿叔道：「好呀！老二回來了！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襖！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，會打躬作揖！」匡超人道：「我到家幾日，事忙，還不曾來看得阿叔，就請坐下喫杯便酒罷。」阿叔坐下喫了幾杯酒，便提到出房子的話。匡超人道：「阿叔莫要性急。放著弟兄兩人在此，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？就是沒錢典房子，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，把房子讓阿叔。只是而今我父親病著，人家說，病人移了床，不得就好。如今我弟兄著急請先生替父親醫，若是父親好了，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；就算父親是長病，不得就好，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。只管占著阿叔的，不但阿叔要催，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，住的也不安。」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，又婉委，又爽快，到也沒的說了，只說道：「一個自家人，不是我只管要來催，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。既是你恁說，再耽帶些日子罷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多謝阿叔！阿叔但請放心，這事也不得過遲。」那阿叔應諾了要去。他哥道：「阿叔再喫一杯酒。」阿叔道：「我不喫了。」便辭了過去。

自此以後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，不到日中就賣完了，把錢拿來家伴著父親。算計那日賺的錢多，便在集上買個雞鴨，或是魚，來家與父親喫飯。因太公是個痰症，不十分宜吃大葷，所以要買這些東西。或是豬腰子，或是豬肚子，倒也不斷；醫藥是不消說。太公日子過得稱心。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，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，把腿捧在肩頭上。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，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。倒是匡超人說：「父親的病纔好些，索性等再好幾分，扶著起來走得，再搬家也不遲。」那邊人來催，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。

這匡超人精神最足：早半日做生意，夜晚伴父親，念文章，辛苦已極；中上得閒，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。那日正是早飯過後，他看著太公喫了飯；出門無事，正和一個本家放牛的，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籮翻過來做了桌子，放著一個象棋盤對

著。只見一個白鬍老者，背剪著手來著，看了半日，在傍邊說道：「唉！老兄這一盤輸了！」匡超人抬頭一看，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；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，作了個揖。潘保正道：「我道是誰，方纔幾乎不認得了。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。你從前年出門，是幾時回來了的？你老爹病在家裏？」匡超人道：「不瞞老爹說，我來家已是有半年了。因為無事，不敢來上門上戶，驚動老爹。我家父病在床上，近來也略覺好些。多謝老爹記念。請老爹到舍下奉茶。」潘保正道：「不消取擾。」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，又拿他的手來細細看了，說道：「二相公，不是我奉承你。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。你這骨格是個貴相。將來只到二十七八歲，就交上好的運氣。妻、財、子、祿，都是有的。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，不日就有個貴人星照命。」又把耳朵邊揹著看看，道：「卻也還有個虛驚，不大礙事。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。」匡超人道：「老爹，我做這小生意，只望著不折了本，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，便謝天地菩薩了。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。」潘保正搖手道：「不相干。這樣事那裏是你做的。」說罷，各自散了。

三房裏催出房子，一日緊似一日。匡超人支吾不過，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。那裏急了，發狠說：「過三日再不出，叫人來摘門下瓦！」匡超人心裏著急，又不肯向父親說出。過了三日，天色晚了，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，太公睡下，他把那鐵燈盞點在傍邊念文章。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，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。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。頃刻，幾百人聲，一齊喊起，一派紅光，把窗紙照得通紅。他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忙開出去看，原來是本村失火。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快些搬！」他哥睡的夢夢銃銃，扒了起來，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。擔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：芝蔴糖，豆腐乾，腐皮，泥人，小孩子吹的簫，打的叮噹，女人戴的錫簪子，撾著了這一件，掉了那一件。那糖和泥人，斷的斷了，碎的碎了，弄了一身臭汗，纔一總捧起來朝外跑。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把高，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。嫂子搶了一包被褥、衣裳、鞋腳，抱著哭哭啼啼，反往後走。老奶奶嚇得兩腳軟了，一步也挪不動。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，兩邊喊聲大震。匡超人想，別的都不打緊，忙進房去搶了一床被在手內，從床上把太公扶起，背在身上，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，且不顧母親，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著；又飛跑進來，一把拉了嫂子，指與他門外走；又把母親扶了，背在身上。纔得出門，那時火已到門口，幾乎沒有出路。匡超人道：「好了！父母都救出來了！」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，用被蓋好。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。再尋他哥時，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。那火轟轟烈烈，燁燁烋烋，一派紅光，如金龍亂舞。鄉間失火，又不知救法，水次又遠，足足燒了半夜，方纔漸漸熄了。稻場上都是烟煤，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。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。匡超人沒奈何，無處存身；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庵，且把太公背到庵裏，叫嫂子扶著母親，一步一挨，挨到庵門口。和尚出來問了，不肯收留，說道：「本村失了火，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。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，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。況且你又有個病人，那裏方便呢？」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，定睛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潘保正。匡超人上前作了揖；如此這般：被了回祿。潘保正道：「匡二相公，原來昨晚的火，你家也在內！可憐！」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，和尚不肯，說了一遍。潘保正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道，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。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，將來一定發達。你出家人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權一間屋與他住兩天，他自然就搬了去。香錢我送與你。」和尚聽見保正老爹吩咐，不敢違拗，纔請他一家進去，讓出一間房子來。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庵裏去睡下。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，太公謝了保正。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眾位喫。保正回家去了，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。直到下午，他哥纔尋了來，反怪兄弟不幫他搶東西。

匡超人見不是事，託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間半屋，搬去住下。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，本錢還帶在身邊，依舊殺豬、磨豆腐過日子，晚間點燈念文章。太公卻因著了這一嚇，病更添得重了。匡超人雖是憂愁，讀書還不歇。那日讀到二更多天，正讀得高興，忽聽窗外鑼響，許多火把簇擁著一乘官轎過去，後面馬蹄一片聲音，自然是本縣知縣過。他也不曾住聲，由著他過去了。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，心中歎息：「這樣鄉村地面，夜深時分，還有人苦功讀書，實為可敬！只不知這人是秀才是童生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？」當下傳了潘保正來，問道：「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，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？」保正知道就是匡家，悉把如此這般：「被火燒了，租在這裏住。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，每日念到三四更鼓。不是個秀才，也不是個童生，只是個小本生意人。」知縣聽罷慘然，吩咐道：「我這裏發一個帖子，你明日拿出去致意這匡迥，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，現今考試在即，叫他報名來應考，如果文章會做，我提拔他。」保正領命下來。

次日清早，知縣進城回衙去了。保正叩送了回來，飛跑走到匡家，敲開了門，說道：「恭喜！」匡超人問道：「何事？」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。上寫：「侍生李本瑛拜」。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，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老爹，這帖是拜那個的？」保正悉把如此這般：「老爺在你這裏過，聽見你念文章，傳我去問；我就說你如此窮苦，如何行孝，都稟明了老爺。老爺發這帖子與你，說不日考校，叫你去應考，是要抬舉你的意思。我前日說你氣色好，主有個貴人星照命，今日何如？」匡超人喜從天降，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，太公也歡喜。到晚，他哥回來，看見帖子，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。他哥不肯信。

過了幾天時，縣裏果然出告示考童生。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。考過了，發出團案來，取了；覆試，匡超人又買卷伺候。知縣坐了堂，頭一個點名就是他。知縣叫住道：「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匡超人道：「童生今年二十二歲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文字是會做的。這回覆試，更要用心。我少不得照顧你。」匡超人磕頭謝了，領卷下去。覆試過兩次，出了長案，竟取了第一名案首。報到鄉裏去，匡超人拿手本上來謝。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，問其家裏這些苦楚，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：「這是我分俸些須，你拿去奉養父母。到家並發忿加意用功。府考、院考的時候，你再來見我，我還資助你的盤費。」匡超人謝了出來，回家把銀子拿與父親，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。太公著實感激，捧著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，謝了本縣老爺。到此時，他哥纔信了。鄉下眼界淺，見匡超人取了案首，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，也就在莊上，大家約著送過賀分到他家來。太公吩咐借間壁庵裏請了一天酒。

這時殘冬已過。開印後，宗師按臨溫州。匡超人叩辭別知縣，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。他到府，府考過，接著院考。考了出來，恰好知縣上轅門見學道，在學道前下了一跪，說：「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迥，是孤寒之士，且是孝子。」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。學道道：「士先器識而後辭章。果然內行克敦，文辭都是末藝。但昨看匡迥的文字，理法雖略有未清，才氣是極好的。貴縣請回，領教便了。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婚姻締就，孝便衰於二親，科第取來，心只繫乎兩榜。

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